

海上惊雷 曹禺

陈迎宪
著

现代作家青春剪影丛书
主编 傅光明

APP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现代作家青春剪影丛书
主编 傅光明

HAISHANG JINGLEI
CAOYU

海上惊雷——曹禺

陈迎宪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上惊雷——曹禺 / 陈迎宪著.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2. 8

(现代作家青春剪影丛书 / 傅光明主编)

ISBN 978-7-5336-6921-8

I. ①海… II. ①陈… III. ①曹禺(1910~1996) — 生平事迹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86869 号

书名: 海上惊雷——曹禺

作者: 陈迎宪

出版人: 朱智润

责任编辑: 姜 好

责任印制: 王 琳

装帧设计: 何宇清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 230601)

营销部电话: (0551) 3683010, 3683011, 3683015

排版: 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安徽天歌印刷 电话: (0551) 5315205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9.25

字数: 210 千字

版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6-6921-8

定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青春剪影出一首首梦的歌（代序）

傅光明

鲁迅《呐喊·自序》的开篇第一句话是：“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紧接着，他回忆起儿时家庭从小康坠入困顿，这样的苦涩经历使他从中得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继而要“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从他睁开眼看世界，他便有了梦，很美满的一个梦——到日本，学医，救治像他父亲一样“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直到课堂上放映关于日俄战事的画片，“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个故事本身已具有经典性，不仅如此，相信凡熟悉鲁迅的读者更喜欢咀嚼接下来的这一小段文字，因为它是鲁迅作家梦开始的地方：“学医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

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这时，他又开始做好梦了。从仙台辍学回到东京，他邀几位朋友一起办杂志，以期迈出文学的第一步。但这本取“新的生命”的意思而叫《新生》的杂志，在策划中便胎死腹中，梦也随之转瞬即逝了。

因梦无法实现而带来的寂寞，一天天地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然后是无端的悲哀和驱除不尽的痛苦，而麻醉的最好办法是“使我沉入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让生命黯然销魂，直销到“再没有了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就这样，在蚊子多的一个夏夜，已蛰居北京，在绍兴会馆里百无聊赖钞古碑的鲁迅，迎来了一个老朋友。这位“偶或来谈”的金心异，便是正协助陈独秀编辑《新青年》杂志的钱玄同。聊天中，一段石破天惊的对话呱呱坠地，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经典的里程碑式的思想意象：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

子的希望。”

由此，鲁迅发出来“狂人”的呐喊，《狂人日记》不仅成为小说家鲁迅的起点，更成为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源头和丰碑。

可以说，鲁迅是在生命日渐消沉的时候才做起小说来！显然，是“五四”孕育出了鲁迅的新生，而鲁迅又给“五四”注入了别样的新鲜活力和深邃的思想光芒。那本在东京未出世就夭折了的《新生》雪藏起鲁迅的摩罗诗力，而一本在北京崭新的《新青年》却真的赋予鲁迅新的生命——文学的、艺术的、精神的、思想的不朽生命。

简言之，由一篇短短的《呐喊·自序》，已大致可以为鲁迅，同时也可把这样的梦影当参照，为许多现代作家，甚至为读者自己画一幅青春剪影了。

像鲁迅一样，世上所有的人，年轻时候都会做许多梦。醒来一个梦，再做下一个梦，有梦便有希望在，人生的过程就是在不断做梦寻梦。当然，悲哀时，又会感觉一如鲁迅所说，“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梦醒来无路可走”。如果真的无路可走了，还是要做梦，回忆青春的梦。没有了梦，便只剩下了绝望。

这套书里的作家们，年轻时几乎无不是有着一个又一个的梦。郭沫若像鲁迅一样，早年赴日本留学时，学的是医，后因受到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和美国诗人惠特曼思想的影响，决心弃医从文；与郭沫若等一同发起成立“创造社”的郁达夫，留日之初，考入的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学部，后又改学过政

治学、经济学；冰心在写她的《繁星》、《春水》以前，就读协和女子大学理科，向往的也是日后成为一名医生。

然而，任何一个梦想的实现，都需要付出巨大的艰辛、努力。一个人的青春岁月，时常是苦恼与快乐相伴、信心又时常与茫然相随。正是在这个时候，已经长大了的青少年，会突然惊奇地发现，原来世间的事情是如此的复杂，连黑与白都有可能变得不明晰和不确定起来，无法一下子认定的事情越来越多。这些对于作家来说，却又是不可或缺的人生经历、经验和体验。

无论他们在年轻时做过怎样的梦，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读书、求知。他们大都有过在海外或留学，或进修，甚或流亡的经历；许多人至少懂得一门外语，像巴金、郁达夫、钱钟书、杨绛等，通晓的外语在两门或两门以上。茅盾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时，开始写作他的小说处女作《蚀》三部曲。巴金的小说处女作《灭亡》写于巴黎，这之后，写作一发不可收。朱自清在出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的前一年，曾在英国进修过语言学和英国文学，后漫游欧洲五国，才有后来写作的《欧游杂记》、《伦敦杂记》。艾青最初读的是艺术学院绘画系，后在赴法国勤工俭学时，边学绘画，边接触欧洲现代派诗人，最终成为诗人，而不是画家。在南开中学就开始参与戏剧活动的曹禺，初入南开大学，读的是政治系，转至清华西洋文学系才真正开始钻研戏剧，从古希腊，到莎士比亚、契诃夫、易卜生、奥尼尔，孕育出了他的《雷雨》、《日出》。

每个作家都有藏在他的文学梦背后的故事，这些故事对于启迪我们的人生智慧和精神思想，都是难得的知识营养。通过这样的故事，我们知道，徐志摩最早没想过要成为诗人，他留学美国时，学的是经济，转去英国，是为了追随罗素，搞政治。当丁玲陷在生活的困惑之中，她做过画家梦，更做过电影明星梦。各自已有深厚的人生体验的川籍作家艾芜、沙汀，是在他俩相遇后，一起走上文学路的。从湘西走出来的“乡下人”沈从文，学历只到小学，经过人生的许多坎坷沧桑，矢志不渝，最终成就了自己的文学梦。

对于今天的读者，已经成为历史的他们，在这个“剪影”里构成了一组混着一个又一个青春生命泪与笑的梦的合唱。如果能够从他们一串串的梦里找到自己，相信你的未来不是梦！

2012年6月26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海上惊雷》序

迎宪同志送来的书稿，大略地翻了一下，直到最近，才稍又细读。很高兴，对第一稿中我提出的一些错处，她都认真地重新查找资料，予以核实纠正，还去了四川江安小城和湖北潜江，实地探访考察调研，求教相关人员（给我带回了江安红佛寺的苹果）。这都体现了作者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这种态度，无论治学还是做人，都是一种基本素质和基本原则，无此，难以获得成就。在今天，尤为重要，这让我感到十分欣慰。

曹禺是我 1937 年至 1940 年在国立剧校学习时的老师。他那时二十八九岁，有的学生比他还大，但是他受到所有的同学从心底里发出的热爱与尊敬。他给我们讲“剧本选读”等课程，精彩极了。他还辅导学生写作，精力充沛，认真负责，无论走到哪里，做什么事，都显得乐观爽朗、光彩照人。做他几年学生，不管是谁都会觉得是一生的幸福。到现在六十多年了，就在此刻，我是多么想还能再按当时的习惯叫他一声“万先生”啊！

话剧是外来戏剧样式，要让它在中国落地生根，当然要使民族化。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实践和深刻的反思。例如在上世纪初我们最早的新剧（文明戏），由于没有自己的优秀剧本和舞台艺术，搞了十几年就垮了下来。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认识到这个问题，经过多年努力，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剧作家和舞台艺术家，加上外部因素，话剧的民族化才有了较大的发展。而曹禺的作品，独树一帜，起到了巨大的奠基和推动作用。

曹禺作品的突出贡献是，使用了精炼的中国语言，写出了中国人、中国事、中国的生活。这是使话剧走向民族化的决定性环节。正因为写出了中国的环境和人物，写得生动而深刻，也就写出了中国的美。这种美包括两个方面：美的人物形象、美的人物心灵。这都是中国话剧了不起的成就，也是话剧民族化进程中最重要的支柱。曹禺以他的作品向世界戏剧画廊贡献了中国人物形象，填补了世界戏剧中中国人物形象的空白。

曹禺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已经为他深深眷恋的祖国奉献了七大卷文集，将近三百万字熠熠闪亮的传世大作。他是我们文化天空中一颗光芒四射的巨星。

迎宪同志把他对中国话剧艺术发展的理解，把对前辈先贤的敬仰倾注于笔端。书中所写，特别是后半部分提到的人、戏和活动，我比较熟悉，有很多是我亲身经历的，因此倍感亲切。回首往事，几十年倏忽过去，许多事记不清了，但是忘不了那时的兴奋激动和投身解放运动的幸福感。那时，我们一方面跟许多名师刻苦学习专业课程，另一方面，怀着对反动派的无比愤恨，怀着对未来社会主义理想社会的憧憬，在艰苦的战乱环境中，追随进步力量，不怕牺牲，忘我地工作。我想起了1938年10月，在重庆上清寺路口一家菜场破旧的地下室里，就在嘉陵江边上，在方瑄德同志的主持下，在昏黄的桐油灯光中，面对墙上挂着的一面小红旗，举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我也想起了我们几个学生在曹禺老师家中听他讲美国哲学家桑塔雅那的故事。这些情景，历历在目，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而今天，我敬爱的余上沅校长、曹禺老师、陈白尘老师、黄

佐临老师、张骏祥老师和耿震、沈扬、方琯德、许绶曾（梅朵）等战友都已先我而去，这些师友大都墓木已拱，但我将永远怀念他们。因此，看到这本书，我很是感慨，应当让我们的孩子知道前辈先贤的执著追求和不懈的奋斗，并以此缅怀他们的灵魂；告慰他们，我们还在为理想而奋斗！

我觉得作者写得确实很有特点，显示了才华，有不少段落写得相当精彩，如写张伯苓、南开、郁达夫、访日、访美几段等等。凡是写到有关重要人物，都岔开去把该人物作较详细介绍，这很必要；引用的一些诗都是全文（如张伯苓生日贺诗），也比摘录几段好得多。为青少年读者写书，你这样做，是恰当的、有益的。

这几天，我还看到了作者的新作《三星晌午》，书中收录了她在三十多年中写下的艺术评论和随笔等，可以感受到她的用功、用心。当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是一个清纯的女孩子，而现在，真的感觉她成熟了。

希望作者继续研究，写书。还希望本书出版后广泛听取各方读者意见，以便为今后再版或写作新书时积累经验。

刘厚生

2011年7月10日

序 言

1996年12月13日，一个像往日一样的静悄悄的冬日的黎明。

安谧静寂而又漆黑之中，一位老者悄悄地远行。这是一位富有的、美丽的行者，他在人间行走了86年，以自己的聪慧、睿智，以自己对社会的美好向往，对生活、对人类的无限激情，为中国的话剧艺术、为中华文明留下了难以衡量的、比金子还要宝贵的精神财富。

就在此10年之前，中国为纪念莎士比亚诞生422周年、逝世370周年而隆重举办“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在闭幕式上，这位已经76岁高龄的老人深情地说道：

“4月23日，莎士比亚诞生了。同样又是4月23日，莎士比亚离开了人世。他作为人的生命逝去了，但是他的思想与艺术的生命是永生的。我们永远听得见他的声音、他的语言。他的思想的翅膀在我们头上翱翔，他的激情的火焰在我们心里燃烧。”

现在，在这个洁白的洁净的冬日，当老人静悄悄地告别这个他曾经无限眷恋、充满无限深情的世界，当老人终于放下他的痛苦、他的心里的宝贝，他的“要成为托尔斯泰”的追寻，在他的生命回到那样一个永远回响着银笛一般的圣洁的音乐的天堂的时候，在我们的耳畔，又响起他的这些深情的话语。

是的，他就是中国的莎士比亚、中国的托尔斯泰——中国话剧艺术大师、人民艺术家曹禺。他的《雷雨》《日出》《北京人》是我国话剧文学创作的典范，对我国新兴的话剧文学样式

的成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奠定了“五四”以来话剧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在我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使这一从西方引入中国的“舶来品”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扎根成长并且成熟壮大，使中国戏剧文化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转变，成为世界戏剧艺术在东方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极富民族特色的重要分支。是的，曹禺的名字和他的剧作，是中华民族的光荣！

就在一个多月前，他用颤抖的手，在他的病房里，郑重地为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写下了“热爱话剧”四个庄重的大字。这是他最后的嘱托，还是他一生的写照？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老人长久地坐在阳光下，目光投向高远的蔚蓝的天空，他的心是否随着那悠悠的白云，回到了他生于斯长于斯的那辽阔浩瀚而又宁静深邃的渤海湾，那曾经哺育、培养了他的海河之滨的南开校园？他是否回到了首都剧场——舞台的大幕拉开了，巍峨的剧场忽然间变成了一座圣殿，那骤然拓展的台阶，宛若苍穹的屋顶，大理石圆柱的大厅，广大而深邃的那一方舞台！置身在观众之中，听着他们的如海潮般的笑声、掌声、叹息声？还有什么比这更神圣？此刻，黄金陡然失色，权势是那么卑微！是的，他一定是记起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成和莫斯科艺术剧院一样的具有中国特色又有世界声誉的一流剧院，他和焦菊隐、欧阳山尊、赵起扬的那十几个小时的彻夜长谈；他一定是又听见了他们这几位正值壮年的“四巨头”的朗朗笑声和那豪迈的誓言：“让我们四个人在这座剧院里干一辈子吧！”那声音，是多么年轻！他一定想起了在《雷雨》重新演出时，茅盾先生的贺诗“当年海上惊雷雨……”，想起了吴祖光的贺诗“万家宝笔有惊雷……”，想

起了亲如兄长的巴金，想起了当年的那三座门大街……

是的，老人的一生犹如一座高山，又如浩瀚的大海。他说过：“海是装不满的，人的路是走不尽的，感情的长河是流不完的。”

亲爱的少年朋友，当你们看到以上这些的时候，是不是会很奇怪：“曹禺是谁？”你们是不是还会问：“他是干嘛的？”

该怎么跟你们说呢？对了，让我也问问你们，你们看过话剧吗？啊，看过。太好了！那么，你们看过话剧《雷雨》《日出》《北京人》吗？你们知道不知道，话剧艺术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舶来品”吗？

啊，真糟糕，你们怎么总是疑惑地摇头呢？

不怪你们，对于你们这些出生在上个世纪末的娃娃们来说，那些六七十年前甚至上世纪初的事情，似乎是太遥远了。可是，你们这些未来的主人公们，应该知道祖国的历史，应该知道中国文化的发展，应该知道中国的话剧艺术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应该知道曹禺对中国话剧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应该知道“当年海上惊雷雨”，应该知道“中国人是这样的聪明”！

那么，请你们随着我的笔，一起穿过时间隧道，走向上世纪之初，走向那辽阔深邃、无边无际的渤海之滨……

目 录

第一章 天子之津	/ 1
第二章 万家之宝	/ 8
第三章 小小戏迷	/ 14
第四章 少年才气	/ 24
第五章 窈人之子	/ 33
第六章 巍巍南开	/ 47
第七章 《玄背》试笔	/ 57
第八章 青春放歌	/ 69
第九章 新剧团里	/ 85
第十章 除夕之夜	/ 99
第十一章 大学生涯	/ 108
第十二章 水木清华	/ 120
第十三章 我要写戏	/ 136
第十四章 海上惊雷	/ 143
第十五章 高山仰止	/ 150
第十六章 日出东来	/ 161

第十七章	原野呐喊	/ 176
第十八章	鸡鸣欲曙	/ 187
第十九章	桐油灯下——江安岁月(一)	/ 204
第二十章	桐油灯下——江安岁月(二)	/ 219
第二十一章	春秋鼎盛——雾之重庆(一)	/ 235
第二十二章	春秋鼎盛——雾之重庆(二)	/ 246
第二十三章	大洋彼岸	/ 254
第二十四章	扬帆归航	/ 270
曹禺主要著译书目		/ 280

哗——哗——哗——

远古时期，这里曾经是混沌一片的泱泱大水，覆盖着整个地球，也覆盖着渤海湾。

这是一片不平静的大海，潮涨潮落，昼夜不息。一簇簇、一朵朵的浪花，像一个个淘气的小精灵，不知疲倦地追逐着，喧闹着，嬉戏着。沧海良田！鬼斧神工的大自然！就在这无休无止的海浪的喧嚣和拍岸声中，就在这亿万年间潮起潮落之间，随着青藏高原的崛起，海底在不断扩张，地幔物质在不断涌出，在这一片浩瀚的大海尽头，逐渐形成了一片浅海，不知在什么时候，大海的潮汐远去了，一片陆地在这里隆起。

水和水相亲。

智者乐水。黄河，我们的母亲河向着大海奔来了，它要在这里入海。考古研究表明，黄河，这条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脉雅达拉泽山东麓约古宗列盆地的我国第二条大河，曾经在西周、西汉和宋代三次从渤海湾入海。带着由雪山的雪水融化汇成的清澈凛冽的河水，从青藏高原奔流而下，历经五千多公里的长途跋涉之后，在浇灌滋养了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河南等省区广袤的大地之后，我们的母亲河，已经变得浑浊不堪，疲惫不堪。然而，就在它入海之前，它将沿途携带裹挟着的大量泥沙，淤积覆盖在这片隆起的地面。母亲河离去了，却没有忘记为儿女们留下一块富庶的土地——我国三大冲积平原之一——华北平原。母亲河远去了，不再回头，还为儿女们在这里留下了潮白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卫

